



漫画 实习生 李曼凯

绝望的寡妇

娘突然犯了病

刘黑是个孝子。父亲去世得早,是守寡的娘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些年,农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可望着娘快快的样子,刘黑生怕娘没享够福就走了,对娘是百般照顾,动不动还对娘说:“娘,您要努力啊,把俺爹的寿数给活回来!”娘听了刘黑这么有孝心的话,总是笑着点头说:“好啊,好啊!”

可天有不测风云,这天早上起床后,娘突然说她心口犯痛了。刘黑一听娘病了,赶忙要送到医院看医生,可娘说不碍,过会就会好的。但刘黑不由娘,从院子里驾过一辆马车,硬把娘拖到镇卫生院。

医生看了娘的病,也拿不准是什么症,就让他们先在医院住下来,观察两天再说。听说要住院,娘就拉着刘黑的手,说:“儿啊,娘这病真的不碍,你别乱花钱,带我回去吧。”

刘黑握着娘的手,坚定地说:“娘,您别心疼钱。您这病,医生一定能治好!”

听儿子这么一说,娘半天没吭声。刘黑把医生开出的止痛片,喂娘吃下后,娘的病情似乎好了一些。可没过一会,娘的心口又犯痛了,这回娘痛得更加厉害了,眼睛也睁不开,连水也喝不下去。刘黑急了,忙找医生,医生把娘身体又检查了一遍,还是瞧不出老太太为何心口犯痛?便让刘黑再给娘喂止痛片。娘伸手一扬,把刘黑送到面前的止痛片打落在地上,几乎哭着对着刘黑说:“我不看了,我要回去……”

刘黑也哭着对娘说:“娘啊,你不是答应了我,您要好好活着,还要把俺爹的寿数也活回来,你忘了?”

娘痛得说不出话,直翻着白眼,嘴里却哭着闹着要回家。折腾了一天一夜,娘心口痛得就没停歇过,人望着也快不行了。医生也没法,开了几服药,让刘黑先带着娘回家再说。刘黑一听,知道娘这病情肯定不轻了,趴在娘的床前,就大哭起来:“娘啊娘,您这回真不陪儿子享福了?”

麻子婆诊出了症

听说医生让儿子带她回家,娘心口似乎又好了一些,她对刘黑说:“黑儿啊,娘这病,医生是看不出了,说不定村里的麻子婆能瞧好哩!你就莫哭了,娘还没死。”

经娘这么一提醒,刘黑便抹干了眼泪:是啊,他怎么一急起来,把麻子婆给忘了?

把娘带回家后,刘黑就匆匆去村里找麻子婆。

麻子婆,说穿了,也不是什么医生,就是村里的一个半仙。可村里人都信麻子婆能治百病,谁家大人小孩病了,总是先找麻子婆问问,若有什么“妨碍”,按麻子婆指点的办法一盘,这病往往就好了。特别是刘黑的娘,最信麻子婆。

刘黑到了麻子婆家,麻子婆正坐在门口喝茶。见刘黑来了,放下茶碗说:“这碗茶我要是喝完了,你还不来,我就走亲戚去了。”

刘黑连忙上前赔着笑说:“是啊,我不是等着麻子婆把茶水喝了,就赶来了。”刘黑嘴里这么说,心里是一点也不信麻子婆的话。

麻子婆看了一眼刘黑,起身往屋里走,一边问:“你娘医院看不好,你才想到找我吧?”

“是不是,我娘就不想在医院住,要回来找麻子婆瞧。”刘黑赶在后面说,就跟着麻子婆进到屋里。

麻子婆来到她给人看病的“香房”里,在一張藤椅上坐下来,闭着眼睛就不再说话。刘黑退到一边也不敢做声,他知道,麻子婆这是在“过阴”,到阴间那边查事去了。

麻子婆嘴里“嘀咕咕”地开始念叨什么,刘黑一句也没听清。过了一会,麻子婆突然一个惊诧,睁开了眼睛。刘黑明白麻子婆去阴间把事儿查清楚了,便赶紧问:“麻子婆,我娘这心口咋犯痛了?”

麻子婆长长叹了一口气,却不明白地说:“这个死长生,他咋找你娘要钱来了?”

刘黑一听,吃惊地问:“你说什么?是长生爹找俺娘要钱?”

麻子婆点了点头,对刘黑说:“可不是他。我刚才去那边见了他,他说你们家欠他二十块大洋……”

“二十块大洋?”刘黑简直不敢相信麻子婆说的话,望着她又问:“你……你真的见到长生爹了?”

“这个死长生,他在那边想盖楼房,装修差钱了,就想起你家欠他的二十块大洋。”麻子婆望着刘黑又问:“你家是不是欠了长生二十块大洋,我怎么没听说过?”

刘黑没再问下去,拜谢了麻子婆,一边连声地说:“麻子婆,谢谢您啦……”

欠的是哪门子债

刘黑回到家里,喝了两碗凉水,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麻子婆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长生是村里一个老单身汉,按辈分,刘黑要叫他叔。刘黑爹有个远房堂兄弟,打小没爹没

娘,十六岁那年,跑去参加了新四军,可就在解放的前一年,得了病回来就死了,是好心的长生一手给料理出去的。可过了没多久,有三个东北人来找他回部队去,在路上遇上了刘黑的爹,听说人死了,那三人便给了二十块大洋,让刘黑爹带给长生。那时,刘黑爹正好看中了他娘,便贪了这钱,送了彩礼,娶回了他娘。这事,刘黑爹直到死那天,才对刘黑说的。

这些年过去,应该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事,可麻子婆怎么会知道他们家欠了长生二十块大洋?人死了还知道回来讨?这麻子婆难道真的能通阴阳?!刘黑左思右想后,决定这事不能跟娘说。要是娘知道了,她会怎么看死去的爹?

最后的补偿不算迟

拿定主意后,刘黑又返回到麻子婆家里。麻子婆一见刘黑又折回来了,便不屑地说:“我还寻思哩,哪有看了病的,得知了病症,就不问个‘方’走了?”

刘黑赶紧赔礼说:“这……这事我不是不清楚吗?想先回来看看我娘。”

“你问你娘了?”麻子婆问。

刘黑说:“问了。俺娘差我来找‘方’来了。”

“看来,你家还真欠了长生二十块大洋!”麻子婆便笑了一下,说:“算了,看在你娘平时和我好的份上,我不为难你。这死长生,没儿没女,也怪可怜的,只好自己动手起了个房子。清明节也快来了,你呀,就给他把个门面整起来。这人呀,活着是个脸面,死后就是个碑面。”

“什么?你让我给他竖墓碑?”刘黑一下子跳了起来。按当地的风俗,给死去的人竖墓碑,都是后人对前人孝敬和纪念,是有血缘关系的。若是给外人竖碑,就会得罪了自己祖人,再也得不到他们的庇护。长生是个单身汉,没儿没女,也自然没人给他竖墓碑了。

看着刘黑有些不愿意,麻子婆便起身要走,一边说:“看来,我这‘方’你不要了,那你就回去吧。”

望着麻子婆要走开,刘黑赶紧跟在后面问:“麻子婆,看在我娘的份上,你再去和长生爹说说,我另外补偿给他,比如给他烧一百刀纸钱?”

麻子婆边往外走边说:“哪有这么多废话的。这事你看着办,中不中,就由你定夺了。”说着,麻子婆头也不回地去村里溜达去了。

从麻子婆家回来后,刘黑就去了娘的房间。娘的心口还在犯痛,只是没前两天痛得厉害

了。看着刘黑回来了,娘就问:“黑儿,麻子婆可瞧出我的病症来了?”

刘黑点了点头,说:“查出来了。麻子婆说不得,很快就好了。”

娘点了点头说:“那好啊。麻子婆给你说了‘方’吧,你就按麻子婆说的‘方’去给我盘盘,我……心口痛啊。”

“娘……”刘黑欲言又止,可看着娘捂着胸口痛苦的样子,他心一横,为了娘,也不管是否得罪自己祖先,一扭头就去了石料厂,给长生订做了一块墓碑。在清明节,刘黑给长生把墓碑竖了起来,他娘的心口,果真再也不痛了。

心愿难了

娘又活了五年。这年,娘真的病倒了,再也起不来了,一口气总在心口憋着,就是咽不下去。

闻讯后的麻子婆,匆匆地赶到刘黑家里,刘黑娘一见麻子婆,她突然就把手伸过去抓住了她,似乎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麻子婆就对着刘黑娘说:“你安心走吧,我明白你的心事。”刘黑娘就闭着眼睛去了。

原来,刘黑娘和长生打小就相好,长生也隔三差五去帮刘黑娘家打杂做活,很得她父母欢心,打算过了那个春节,就把他们喜事办了。就在这时,早就看中了刘黑娘的刘黑爹,带着二十块大洋,跑到刘黑娘的娘家求亲。一生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两个老人,哪容他们细想,就把女儿让刘黑爹带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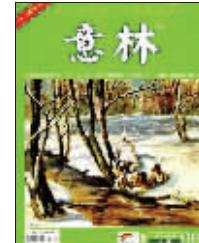
长生再也不要了,以此捍卫他对刘黑娘的爱!后来,刘黑娘无意中得知刘黑爹那二十块大洋的来历,心里是更加愧对长生,恨死了刘黑爹。长生和刘黑爹先后去世后,刘黑就给他爹竖起墓碑,而长生还是一堆黄土。想来想去,刘黑娘知道这事和儿子说,肯定做不通工作,就找了麻子婆导演了这出戏。

刘黑把他娘和他爹安葬在一起。送葬这天,麻子婆也去了墓地。见刘黑娘的棺椁慢慢下葬了,麻子婆抬脚向前方瞄去,一眼就看到刘黑五年前给长生竖起的那块墓碑。麻子婆心里就酸了:“黑子娘啊,我也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

那天刘黑娘不肯咽最后一口气,她就是想死后麻子婆能再帮她一回:成全她和长生,葬在一起。麻子婆骗了她。人固有私念,不可贪之;道亦有道,不可为过,她成全了死的,就不能为难活的。若这真让刘黑这么做了,往后,刘黑在村里又怎么做人?!

程小成/文 摘编自《上海故事》本报有删节(原题:犯痛)

先睹为快



推荐指数
★★★

高二的女儿怀孕了

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当听到自己的女儿突然站在你面前,告诉她她怀孕了,你会怎么办?愤怒地骂她一顿,不顾一切地让她去打胎,还是找那个使女儿怀孕的男生负责?如果你对此完全不知所措,那么不妨看一下2010年第6期的《意林》,也许文中父母的解决方法会给你一些启示。

推荐指数
★★★



为什么中国人捐钱给耶鲁不给人大

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美元的新闻,一时间在国内石破天惊。有人极为愤怒:“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有时候看事情不能从一方面去看。请看2010年第5期《青年文摘(彩版)》中,一个曾在耶鲁大学读书的人对此事是怎么看的。

推荐指数
★★★



像新加坡那样执法

提起新加坡,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然而,这个小小的国家曾经是一个弃儿,1963年作为一个州并入马来西亚之后一直被当时的执政者认为是一个负担,终于在两年之后的1965年退出联邦。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如今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它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同样是华人,为什么新加坡华人是世界上最规矩的人种呢?请看2010年第4期的《世界知识》。

推荐指数
★★★



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寻宝

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士林区阳明山下双溪至善路2段221号。当年,为躲避战火破坏,当时的国民政府将陈放在故宫、文物陈列所及颐和园等处的文物菁华,装了近两万只木箱,南运上海,后又辗转于南京、贵州、重庆等地。1949年,迁台的学者们从中主要择取青铜器、书画、玉器与陶瓷中的极品,装满2972大箱,运抵台湾。那么,这个经精挑细选的博物院内都收藏了些宝贝呢?请看2010年第6期《走向世界》。

新阅读推荐